

百年全祖望研究综述

俞樟华 潘德宝

摘要:全祖望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百年以来,有关全祖望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一是理清了其生平事迹和创作情况,整理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二是揭示了他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和增补辑《宋元学案》的历史贡献,三是充分论述了全祖望史学思想的特点和成就。但是,对于全祖望经学思想和文学成就的研究,尚比较薄弱。

关键词:全祖望;百年;研究

中图分类号:K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5-0089-06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这位生活于康乾时代的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在清代学术史上有极大的贡献。1905年,刘师培发表《全祖望传》(《国粹学报》十一期,又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初版),标志着二十世纪对全祖望研究的开始。纵观百年全祖望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基础性和开创性的,研究者多为史学家,他们着重勾勒、考证谢山的生平;八九十年代以来,对全祖望的研究比较深入,研究视野有所拓宽,论文数量也增加不少,据不完全统计约有108篇(不含明清文史哲专著中章节)。2005年,宁波市举办了全祖望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越魂史笔》、《史心文韵》(宁波出版社,2005年、2007年)两种论文集。从地域上讲,港台学者的研究论文要比大陆学者显得厚重,特别是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和张丽珠的硕士论文《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研究眼界开阔而深刻。

总体上,对全祖望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平,专著只有一部王永健的《全祖望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下作《评传》),有些论文观点陈陈相因,并无新见。部分有关清代文史哲研究的著作中,虽辟有章节论述全祖望,但数量并不是很多。

我们分下面几个方面来论述百年全祖望研究的基本情况。

一、生平事迹

全祖望生平研究,是研究全祖望的基础工作。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首先是详细考论全祖望的一生,以年谱、评传为两大宗;其次是考证全祖望在某一时期的某件事,以单篇论文为主。

蒋天枢《全谢山先生年谱》4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属于第一类,蒋《谱》订正全祖望弟子董秉纯《全谢山先生世谱》和《全谢山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四辑题作《清全谢山先生祖望年谱》,作者题为清代史梦蛟,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全祖望集汇校集注》载有此两文)的缺失和疏漏,系年抄录全祖望及友朋相关诗文来印证其生平出处。更主要的是将全祖望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于先生思想变迁,甚为清晰”(太玄先生言,见其《读全祖望先生年谱》,《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62期)。王永健《全祖望评传》也承袭了四期分法,从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世,到雍正七年(1729)25岁,是全祖望读书甬上,怀抱经世大志时期;从雍正八年(1730)26岁,到乾隆二年(1737)33岁,是全祖望“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辛时期;从乾隆三年(1738)34岁,到乾隆十二年(1747)43岁,是全祖望“居家十载”,潜心学术研究时期;从乾隆十三年(1748)44岁,到乾隆二十年(1755)51岁,是全祖望“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时期。唯第二期比蒋《谱》提前两年,以全祖望26岁进京为界,

收稿日期:2008-05-31

作者简介:俞樟华(1956-),浙江临安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学校期刊社社长。主要从事古代传记文学研究。

潘德宝(1980-),浙江乐清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学研究生,从事古代传记文学方向。

更为允当。《评传》还详细罗列全祖望的家世与交游,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全祖望的师友,如方苞、李绂、厉鹗等人,指出这两方面对全祖望思想和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作用。《评传》是目前最为全面翔实的全祖望生平研究。

另外尚有一些文章比较简练地概述了全祖望的一生,与刘师培《全祖望传》相近,如《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的《全祖望传》、《清儒学案》及唐鉴《清学案小识》中的《谢山学案》部分、周黎庵《清代民族史家全谢山》(《大风》第54期,1939年)、刘季高《全祖望传》(《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三,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又见刘氏著《斗室文史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杨启樵《全谢山其人其事》(《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顾志华《全祖望传》(张舜徽主编,《中国古代学者百人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袁元龙《明清浙东学术四大家之一——全祖望》、周时奋《浙东学术的最后一块丰碑》、俞信芳《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全谢山先生诞辰三百周年纪念》(三篇皆见于《越魂史笔》)等。

另一类文章则专门考订全祖望生平疑案,形同笔记谈助。清人徐时栋《烟屿楼集》卷16《记杭堇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第1542册)记载杭世骏晚年与全祖望交恶一事,全祖望歿后,他扣压全祖望文集,又窃全祖望文章六七篇为己有,编入《道古堂集》,徐时栋讥之为“卖死友”。这一记载引起极多的争议。孟森《鲒埼亭集公案》(连载于《青鹤》杂志第5卷第14、15、16期,1937年)认为此文大致可信,唯所谓交恶之情形,过于夸张,而杭世骏也未有窃全祖望文章如此下流。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清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80年)也认为确有“交恶”其事,但无“窃文”之举。黄云眉、陈平原以及《评传》则认为,正因为杭世骏的扣压,才使文集逃过文字狱(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鲒埼亭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陈平原《超越“江南之文”》,《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三联书店2004年)。

杨启樵重新细读董秉纯文字,认为杭世骏也是耿介之士,并无扣压全祖望文集之意,所谓“久索不还”,不过是想留文集在手边校改,后来清代刊刻出版的文集底本,正有杭世骏校改的墨迹。两人游粤时亦无交恶之可能,早年也没有“交恶”之远因。对引起全祖望弟子“大惊怪”的杭世骏《鲒埼亭集集序》,杨启樵提出与蒋天枢不同的见解,认为此序不为全祖望讳,也是全祖望为他人写传状、

序言的实事求是作风(《全谢山与杭堇浦的轶轳》,《明清史抉奥》,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烟屿楼文集·记杭堇浦〉辨诬》,《史心文韵》),我们认为这种见解比较平恕。

海巢《补鲒埼亭集公案》、《再补鲒埼亭集公案》(《学海月刊》第1卷第2、4册,1944年)两文考论全祖望晚年未得“恶疾”、至扬州治病两事。陈垣《全谢山联姻春氏》、《全祖望生曾遭文字狱辨》(《陈垣史源学杂文》,三联书店2007年)两文,前者指出全祖望续娶之曹孺人即为满人索佳氏,后者指出全祖望生前未遭文字狱,但两者着眼点在全祖望思想,所以意义重大,的是大家手笔。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第一章详考全祖望家世,认为其家世与环境对全祖望的思想、人格形成有绝大的影响。总之,有关全祖望的生平事迹,已经被梳理的比较清晰完整。

二、著作整理

全祖望著述的整理出版,是全祖望研究的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四库丛刊本《鲒埼亭集》、《鲒埼亭诗集》,前者收其《文集》内外编88卷及《经史问答》10卷。清刻本的影印出版,为研究全祖望提供了方便。

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此书由谢国桢发其端,朱铸禹集前人校注之功,收录全祖望大部分著述,分三册装订,是全祖望著作的集大成。当然这么大的集子,疏漏也在所难免,辛德勇的《全祖望〈经史问答〉万氏刻本缀语——兼谈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书品》2004年5、6期)和胡伟的《〈鲒埼亭集〉校读札记》(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都对该书的失误提出批评,胡文校出其标点、文字讹误61处。有关全祖望著作的选本和注本,尚有黄云眉的《鲒埼亭文集选注》(齐鲁书社1982年)、詹海云的《全祖望〈鲒埼亭集〉校注》(台北鼎文书局2003年),以及《全祖望校〈水经注〉稿本合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6年)和《宋元学案》(民国时期有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今有1986年中华书局校本)。

对于全祖望著述成书、流布过程的考辨,最主要、最全面的研究文章是蒋天枢《全谢山先生著述考》(《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1、2号,1933年),此文全面考察全祖望所有著作及其流布过程,指出全祖望计有《公车征士录》、《读易别录》、《困学纪闻三笺》、《句馀土音》、《续甬上耆旧诗集》、

《宋元学案》、《汉书地理志稽疑》、《七校水经注》、《经史问答》、《鲒埼亭集》、《鲒埼亭集诗集》、《鲒埼亭集外编》、《甬上望族表》、《孔子弟子姓名表》以及伪书《年华录》共 15 种, 另外尚有存目之书数种。此后王永健《评传》、黄云眉《鲒埼亭集选注·前言》、谢国桢《清代卓越的史学家全祖望》、子微《全祖望及其著作》(《古籍整理与研究》第五期, 中华书局 1980 年 10 月第 1 版)、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五章等文, 也对全祖望的著作情况作了介绍和考证。因为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在杭世骏处滞留多年, 所以引起一段公案。刘孔伏《〈鲒埼亭集〉内外编之由来》(《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6 年 4 月) 认为, 董秉纯两次整理文集, 才形成了内外编, 指出谢国桢“仿明遗民而分内外集”、黄云眉“杭世骏俱祸”两说欠妥。

全祖望曾七校《水经注》。在《胡适全集》中, 有许多讨论全祖望《水经注》五校本、七校本的文字。但是胡适疑心太重, 假设过于大胆, 他先是认为全祖望七校本为伪作, 贬低全祖望的治学态度和郇学成就, 后来发现天津图书馆藏的五校本, 又撰文承认了七校本的真实性, 引起了一些无谓的考证与讨论, 谢忠岳的《全祖望·水经注·胡适·天津图书馆》一文对此有具体评说(《图书馆工作与研究》1996 年 5 期)。除胡适外, 王国维、陈桥驿、吴天任等人也都对全祖望校《水经注》的贡献有评论。

此外, 全祖望还整理完成了黄宗羲的未竟稿《宋元学案》。自乾隆十一年开始, 全祖望历时九载, 补写改订黄氏原书, 又增立学案 32 个。卢钟锋的《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研究》1986 年 2 期)、陈祖武的《〈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 年 4 期)、林久贵的《〈宋元学案〉的作者及成书经过述论》(《黄冈师专学报》1998 年 8 月)、仓修良、吕建楚的《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 年第 2 期)、陈其泰的《〈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研究》1990 年 3 期)、吴光的《〈宋元学案〉成书经过、编纂人员与版本存佚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2008 年 1 月第 1 期)及《评传》等文章, 都对全祖望增补《宋元学案》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

三、学术贡献

对全祖望学术贡献的研究, 是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 论文有二十几篇。徐光仁《全祖望在清代史学上的贡献》认为, 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三端: 续补宋元学术史著作, 辑佚和校勘工作, 为抗清志士作碑传(《学术研究》1963 年第 2 期)。陈其泰《全

祖望与清代学术》认为, 全祖望的学术贡献有四点: 留下表彰民族气节的珍贵文献; 揭示清初学术之精髓; 完善了《宋元学案》; 为清代浙东学派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2 年第 2 期)。具体说, 全祖望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下面几方面:

1. 续补《宋元学案》

卢钟锋《论〈宋元学案〉的编纂、体例特点和历史地位》(《史学研究》1986 年 2 期)、仓修良、吕建楚《全祖望和〈宋元学案〉》(《史学月刊》1986 年第 2 期)、陈其泰《〈宋元学案〉的编撰与成就》(《史学研究》1990 年 3 期)、王永健《评传》、陈祖武《〈宋元学案〉纂修拾遗》(《中国史研究》1994 年 4 期)等论文指出, 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有下面四点功绩: 第一是增补了黄宗羲原本所无的学案, 共 32 个; 第二是提纲挈领, 撰就《序录》, 理清了宋元理学的发展脉络, 充分展示了各种学派和各派学者, 补编各学案的师承传授表, 条目清晰, 与正文互为羽翼, 相得益彰, 开学术史著作中设表之例, 体例更为严谨和完备, 是学案体的最高成就; 第三是修定、次定和补定黄宗羲原本; 第四, 考订史实, 可补《宋史》及黄宗羲原本不足和失误。

2. 保存明清文献

梁启超在 1923 年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极力夸奖全祖望的人品与文章, 赞赏全祖望为南明忠义之士写碑传, 肯定了全祖望文章的史料价值, 后人研究全祖望, 较多引用梁启超的观点。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认为, 《鲒埼亭集》揭示了南明斗争史的历史背景, 提供了大量志士、隐逸、学者的生平事迹, 指出全祖望于明清文献的贡献(《越魂史笔》)。吕建楚《全祖望和他的〈鲒埼亭集〉》论述了全祖望对晚明、清初历史研究的贡献表现为: 可补《明史》所缺, 补旧史之不全, 纠旧史所舛,(《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管敏义的《全祖望的学术成就》(《浙东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吕建楚的《全祖望和他的〈鲒埼亭集〉》等文, 认为全祖望的学术成就还在于收集乡邦文献, 《鲒埼亭集》可资地方史志的编纂。

3. 辑佚校勘旧籍

全祖望七校《水经注》, 对郇学功劳极大。陈桥驿《全祖望与〈水经注〉》认为有五点, 第一是“合理编排《水经注》所载河流的次序篇目”; 第二是开始“区分经注”; 第三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注》在体例上的注中有注, 双行夹写的见解”; 第四是“全祖望提出《水经》成书于三国魏人之手”;

第五是“全祖望在其对郦注的七次校勘之中，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严谨为学，便利后人（《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莫广铨的《略述全谢山先生之历史地理学》（《越魂史笔》），从《水经注》校本、《汉书地理志稽疑》论述全祖望的历史地理学，指出全祖望校刊《水经注》、考证秦三十六郡的成就。顾志华《试论全祖望在历史文献学上的成就》认为，全祖望首倡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编《天一阁碑目》，辑《续甬上耆旧诗》，保存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曾贻芬《全祖望的史学与“七校”、“三笺”》认为，全祖望七校《水经注》时，提出不改原文的普遍原则，有改动亦慎重，考辨翔实，反映出全祖望史家校书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 治史方法

王可风《清代全祖望怎样搜集作家手稿》（《中国档案》1958年第3期）、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等文，对全祖望搜集作家手稿、旧史以治史的工作作了论述。金伟《〈鲒埼亭集〉的学术价值》指出，全祖望搜集史料时，注意博采、慎择、精考，对历史编纂学的意义极大（《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刘玉才《全祖望学术史观探微》（《越魂史笔》）、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史心文韵》）等文，考察了全祖望的“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和学术史思想，肯定全祖望重视会通、反对墨守一家的做法。吕芹的《试论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总结了全祖望的注释学特点：一是注明词义时，扩大注释范围，或注其演变，或注其同类；二是不通篇注释字音、字义、词义，将注释重点放在对古籍自身内容的注释上；三是将自己的历史主张及思想寓于所注释历史事件中。詹海云的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第六章和吴赞的《全祖望图书编撰学术思想研究》（《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4期）则认为，全祖望将目录学、学术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方法运用到《宋元学案》、《水经注》编撰工作之中，注重辑佚、辨伪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笺注《困学纪闻》中。

5. 经学与理学

全祖望于经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的《经史问答》。目前论述及此者极少，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谓《经史问答》的写作形式有《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的影子，与顾

炎武、朱彝尊相比，“互有胜场”。而在经学上的辑佚，显示了两点意义：“①他是我国学术史上很早知道《永乐大典》对辑佚学有很大的帮助的先知。②全氏所辑之书，可作为研究浙东区域经学史、王安石新学史或明代经学史之助力。”

关于全祖望的理学思想，詹海云在《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中认为，在本体的看法上，全祖望同意黄宗羲“本体未尝离物以为体”以及罗豫章“吾道当无疑于物”的观点；在理气问题上，全祖望的看法近于朱学，认为“理先于气”；在知行问题上，全祖望认为知在行先，但须躬行与实际效果之表现来检验“知”是否为正确的认识；在朱陆异同问题上，全祖望主张会同，因为朱陆本身论学并没有截然立异处。

6. 书院教育

詹海云《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指出，全祖望的书院办学目标是“自拔于时风众势之中”，也即“明经”，书院教育的内容是“行修”。因为书院实际上由朝廷控制，而八股时文与“明经行修”也不类，全祖望提出要学习应付公职需要的各种文体。全祖望对教育管理有一套自己的见解，费海玘的《全祖望及其教育思想》（《东方杂志》复刊1卷6期，1967年12月）、杜成宪的《全祖望书院教育思想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杨布生的《全祖望教育活动评述》（《宁波师院学报》1991年2月）等文，对此有所评述。

四、史学思想

研究全祖望的史学思想的论文相对较多，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各不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也足见谢山史学思想的多面性。

1. 历史观

方祖猷《试论全祖望的史学思想》（《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指出，全祖望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农民起义，但还是有民本主义和人民性思想，这也是浙东史学的重要内容。方祖猷还认为谢山继承了“势”的历史观，认为这是一种与天命历史观和英雄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全祖望口中的“天命”，其实是人生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认为全祖望的“天命观”都有“势”的影子。吕建楚《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指出，全祖望是个宿命论者，认为拥护清朝是一种进步。方同义指出，全祖望具有不以成败论人的历史眼光（《浙东学术精神研究》第十三章《“博采慎取”、“史以纪实”——全祖望的史学精神》，

宁波出版社2006年9年第1版)。

2. 经世致用

全祖望有极强的经世致用思想,赵宗正的《万斯同、全祖望的经世史学思想》(陈鼓应等主编《明清实学思潮史》第五十章,齐鲁书社1989年7月第1版)、袁元龙的《漫议实学,兼论全祖望在清实学上的贡献与地位》、李志军的《全祖望实学思想的特征及其影响》(二文皆见于《史心文韵》)等文,对此都有详细论述。张丽珠的《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指出,全祖望的史学是道德教化下的史学,他是以史教忠、崇尚气节、以文明道,所以汲汲从事于表彰忠义的史学工作,也使得他的史学特色表现为富于史识、谨于史法、长于史论、善于史裁(《越魂史笔》)。文畅平《全祖望史学思想初探》(《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汪建丰、陈欣《全祖望史学思想探析》(《浙江学刊》2005年第2期)、潘起造《全祖望的经世史学》(《越魂史笔》),都持相似观点。

在经史关系上,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有以经史以根,史学为辅的思想。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清代史学与史家》1984年8月初版)认为,全祖望的史学渊源为理学,他“讲宋明理学而无门户之见,实已达于一精湛境界”,所以文章富于感情,醉心正义,拳拳于故国乔木之思,此“由内而外之学也”。

3. 去短集长

“去短集长”既是全祖望的史学方法,也是其史学思想。吕建楚《全祖望学术特点浅论》认为全祖望反对门户之见,注重独创精神。郑吉雄《论全祖望“去短集长”的治学方法》(《史心文韵》)从治学方法考察全祖望的史学思想,调和前人解释全祖望思想轩轾之处,正因为包容会通,所以写学术史时,不主一家,客观实录,而且在政治上也会包容异代,“故国不可遽剪”,解决了全祖望既承认于清朝,又大量写南明志士的思想矛盾。

五、民族思想

全祖望的所作南明人物传,表彰气节,极具感染力。在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民族意识勃发,学者往往以全祖望相激励,鼓舞民族意识,也是学术受环境影响的表现,周黎庵著文,就直称全祖望为民族史家,陈垣选择《鲒埼亭集》作史源学教材时,也是为了“正人心,端士习”。建国后,全祖望的民族思想研究得到深入展开。

研究全祖望史学或者文学的文章,都会涉及其民族思想,部分学者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

节”。梁启超就认为全祖望对清朝并没有什么愤恨。高国抗、侯若霞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光明日报》1983年1月26日第3版),文章认为《鲒埼亭集》虽然表彰气节,有进步的教育作用,但这并不能说明全祖望就素负民族气节,联系全祖望生平,指出全祖望的政治立场上并不反清,反而有歌颂清朝的文字。《鲒埼亭集》的主旨在于表彰忠孝,是合乎清廷的政策,认为全祖望并非素负民族气节。吕建楚认为全祖望的文章有激励人的客观效果,却并无故国之思,而且思想上带有严重的宿命论成份,所以明亡清兴是必然的,还认为全祖望顺清、拥清倒具有一定的进步性。联系全祖望仆仆于科举,还有表彰清朝官员的碑传,更能说明他并非“素负民族气节”。全祖望之所以着力于碑传写作,主要是想起到激奋名教的作用(《略论全祖望》,《历史教学问题》1985年第6期)。陈永明《全祖望及其南明人物传》(《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则认为,全祖望的政治身份是“清人”,因仰慕先贤而写下了大量的南明人物传,但其着眼点不再是政治上认同明朝,也没有继承他们的反清观念,而是从道德上、传统的儒家立场上来表彰气节,以正人心,否则就与他的“清人”身份冲突。文中提到中国传统并非单纯以种族为考虑标准,更重要是的以文化为标准。只可惜作者点到为止,并没有入深探讨。杨启樵认为不适合把全祖望的“褒奖气节”扩大到民族主义,也不能说全祖望拳拳于故国之思。指出全祖望作碑传,旨在纪实存真,反清复明的种姓观念并不浓厚。比如全祖望在大力表彰姚启圣计击台湾郑氏,指责崇祯“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文章还指出全祖望也有热衷功名的一面(《全谢山史学的精髓》,《论浙东学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第1版)。陈、杨两篇文章都侧重挖掘全祖望史学的实录精神,所论比较客观。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第六章论理学时,从全祖望对宋元之际许衡和刘因两人的评论入手,指出全祖望对于仕不仕二姓,从理学角度看,在是不是能行道上,而不是民族大义的问题。是反对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一个佐证。

光明日报《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异议》一文影响较大,引起了几篇反驳文章,坚持谢国桢等人所说的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的观点。方祖猷从全祖望家世考证入手,认为他是有亡明之痛的,那些感情充沛的碑传文,正是他内心的写照。在清廷文字狱的高压下,只得打着“忠”的旗号,以避

开迫害。与吕建楚针锋相对的是,认为全祖望不是完全的“天命论”者,承认清朝入主,并不说明不负民族气节(《全祖望的民族思想辨》,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3期)。徐光仁的《论全祖望素负民族气节》(《社会科学研究》1986第4期)一文,也对《异议》的观点加以反驳。文章从全祖望的生平与著作中,发掘全祖望的亡明之痛,强调了全祖望的民族气节,认为《异议》一文所说全祖望激励士气的客观效果与全祖望的主观民族思想分开是不适当的。杨绪敏、曹威《试论全祖望表彰明季忠烈的动机及策略》(《扬州大学学报》2005年7月)认为,全祖望在《鲒埼亭集》中顺应了清初统治者借宣扬忠孝节义以笼络人心的需要,地借为《明史》增补史实,对明末忠烈之士的事迹作了详细的描述,热情讴歌了抗清志士的高风亮节,其中既有其坚持民族气节的因素,也与其史家强烈的责任心相关。

六、结 语

纵观百年全祖望研究史,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可以深入和开拓的领域尚有不少。首先,清代阮元说全祖望“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兼备,可现在的研究,于全祖望考据、辞章已有发掘,但是论述经学、理学者极少,詹海云的博士论文虽有涉及,可真正论述谢山经学、理学者唯第六章之第一、二两节。而全祖望见重于世人的《经史问答》,并没有什么研究。因此,对全祖望经学、理学方面的探讨,应该得到加强。其次,全祖望自言私淑黄宗羲。章学诚《浙东学术》排定谱系时,以全祖望为清代浙东学派第三代。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置全祖望于万斯同之后,强调了浙东学派的继承关系。谢国桢《黄宗羲学谱》也设一章,将全祖望放在私淑黄宗羲的位置。陈训慈《全谢山文献学》(《史心文韵》)也着眼浙东学术的继承,承认了章学诚对浙东学术谱系的描

述。后来的学者,大多着眼于浙东学术史上的全祖望。张丽珠《全祖望之史学研究及其影响》就认为全祖望的地方志创作与理论影响了章学诚。《独立于时风众势外的全祖望史学精神》(《史心文韵》)强调了全祖望的浙东史学精神。绝大多数的文章着眼这种历时的纵向承继关系,而极少有文章专就全祖望与当世学人共时的横向交互影响进行讨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将全祖望系在李绂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将全祖望的史学与李绂的理学渊源联系起来,指出全祖望学术思想形成受学术环境影响。杜维运《全祖望之史学》直接指出全祖望史学的理学根源。李向军《全祖望治史论述》则从全祖望生平论述其史学思想的形成。詹海云博士论文《全祖望学术思想研究》承钱著思路,指出全祖望还受到浙西学术的影响,这尤其值得称赞。这些论文试图扩大全祖望所受历时纵向影响的范围。这一方面的研究,其实还可以深入细致地考察。詹海云的博士论文第二章曾广泛地考察全祖望与京城、扬州、杭州、宁波学术圈的交互影响,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也就是说,全祖望与时人在学术上共时横向的交互影响的研究仍待深入,视界还应当更加拓宽。全祖望文学的横向交互影响,似乎前人也未涉足,特别是与扬州文学圈的唱和,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最后,全祖望文集大多为碑传文,前人研究多着眼于社会学意义,或阐发其史料价值,或挖掘其民族思想,而从碑传的传记本体论角度研究,似乎也有一定的价值。他那些为清代学者写的碑传文,于清初学术研究,极有意义,也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全祖望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研究的也比较少,可以进一步深入。

有关全祖望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志者是大有可为的。

The Summary about the Research of Quan Zuwang in Last Hundred Years

YU Zhang-hua PAN De-b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Quan Zuwang is a famous historian litterateur and thinker of Qing-dynasty. The research about Quan Zuwang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First, researchers have researched the general condition about his life and works, published *Quan Zuwangji HuiJiao Jizhu*(全祖望集汇校集注). Second, Quan Zuwang had emended *shui jing zhu*(水经注) seven times, and emended *Kunxue Jiwen*(困学纪闻) three times, and revised *Songyuan xuean*(宋元学案). Researchers have pointed out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e of these achievement. Third, researchers have adequately discussed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chievement of Quan Zuwang's views of History. But, the research about his views of classic and literature seems quiet weakness.

Key words: Quang Zuwang; Hundred years; Research

(责任编辑: 闫丽)